



鐵流

16

貴州省圖書館
圖書編號
000336

貴州
省
圖書館
圖書編號
000336

流 鐵 ^丁1032
2=2

(本俗通)



行印店書華新原中



流 鐵

(本俗通)

編者何 穀 天

出版者中原新華書店

發行者中原新華書店

印一九四九年五月
行

中總(恆)0001—8000冊

翻版的序

這本『鐵流』大衆本，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七號編成的。用的筆名是何毅天。在上海光華書局出版。這本書，是『左翼作家聯盟』的『大衆文學委員會』編印的『大衆文藝叢書』的第二本。第一本是『毀滅』大衆本，也是我編的。可是這兩本書剛剛出版，就被禁止了。現在相隔了八年，早已在世界面上絕跡，我就把它拿來重新出版。

關於這本書，還得說兩點：第一，這『鐵流』是蘇聯作家綏拉菲莫維支著的，曹靖華先生翻譯成中文，全書大約有十幾萬字，我這個大衆本是根據曹靖華先生的譯本編的，縮寫成三萬字光景，只是把『鐵流』的故事傳達出來，不過，當中所有緊要的地方，我都是盡量編下來的；第二，這『鐵流』，寫的是二十三年前蘇聯古班的農民、水兵、和手工工人，參加十月革命的故事。從這個故事裏面，我們可以看見蘇聯當時的革命，是怎樣的克服了困難，怎樣的從艱苦奮鬥當中鍛鍊出來，長大起來。也從這個故事，我們又可以想到今天的蘇聯，它的成爲世界上最幸福、

最強大的國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艱苦奮鬥當中得來的。我們今天正在抗戰，正在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時候，看了這樣的故事，使我們想想從前曾經經過的艱苦奮鬥的情形，想想目前正在過着的艱苦奮鬥的生活，是有很大益處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文寫於延安楊家嶺

第一章

俄國的古班地方，有許多人是從烏克蘭搬來的哥薩克人，也有許多人是從哈爾省葉加省等地搬來的人。不過哥薩克人到古班來的年代久一點，差不多大多數是地主。而另外一部份哥薩克人，和那些外鄉人，都是他們的佃農。其餘，光景稍微好點的，也不過是作一點手工業。天下的老鴉一般黑，到處的地主也同樣剝削人；所以外鄉人和哥薩克人常常衝突，結下了深仇大恨。哥薩克人罵他們是「奴才」，他們也回他一句「土豪」。自然，那些外鄉人當中也有發起財來的；發財的外鄉人，也就被發財的哥薩克人尊敬，他們也就擺起架子來，也罵那些窮的外鄉人是「奴才」。

在一千九百一十七年的時候，俄皇在土耳其地方，參加着帝國主義的戰爭，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把許多老百姓送上火線去當砲灰。在火線上當砲灰，哥薩克人和外鄉人也並不兩樣，可是那些外鄉人的貧農去當兵，上面一切都發給，從頭到脚都給他穿；而哥薩克一樣去當兵，却自己準備一切費用：買馬，裝鞍，服裝，武器，都要自己拿錢出來，於是就把家產化光了。於是哥薩克人當中，富的就越見其

富，窮的就越見其窮。於是大家都憤恨了。於是哥薩克人就同外鄉人聯合起來了。於是就成千成萬的人擁擠着喊打倒戰爭了。於是土耳其戰綫上的隊伍，也就像崩山一樣的退下來了。哥薩克的騎兵隊，外鄉人的步兵團，騎砲兵，都撤回古班。水兵們也把兵艦炸沉在海底，跑來古班。還有些城裏的工人也跑來古班。大家都瘋狂似的，組織起蘇維埃政權來，於是就把軍官們的頭砍了下來，丟下河去了。

可是外鄉人一喊着分田地的時候，哥薩克人的臉色就變了。有些躲藏着的軍官，也開始向哥薩克人煽動的說：『布爾塞維克要把田地通通交給外鄉人了，叫哥薩克人都去做佃戶了。這還成什麼世界呀！天翻地覆了！』

於是哥薩克人就組織起來了，又服從那些軍官們的指揮了。全古班就都搭起了絞首架，開始屠殺那些外鄉人。從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三月，就一直鬧到八月間的時候。

八月間，成千成萬逃出來的勞苦大眾：有老漢們，娃娃們，婦女們，姑娘們，騎兵們，水兵們，步兵們，砲兵們，大家都驚慌的站在太陽下面，擁擠在一個大的原野上，開羣衆大會，討論着眼前的緊急問題。在那人山人海當中，擁擠了馬車，貨車，砲車，兩輪車，擠滿了一切一切奇奇怪怪的傢具，和奇奇怪怪的東西。

在磨子眼前，擠着些團長們，營長們，連長們，參謀長們。他們都是理髮匠、

小木匠一類出身的。他們是兵士自己舉出來的隊長。還有一些是來附和革命的軍官。這回，一般農民，士兵，一般勞苦大眾，眼望着哥薩克的大屠殺，就都同他們出來逃難，已經一星期了。但是哥薩克的屠殺還沒有停止。大家都在這驚慌、恐懼和絕望當中，對這些長官們起了憤恨。大家都覺得死期就在眼前，但是大家都沒有一點辦法。長官們只要說一聲，同志們，我們想想辦法吧，大家的罵聲就更其噪雜起來，千萬隻手，像森林般舉了起來亂揮着。士兵們也就搖着帶刺刀的槍亂罵：『都是你們把我們弄來的，可是現在把我們弄到那裏去呀！』

於是羣衆就吼着潮水般的聲音說：『出賣了！』

這時候，隊長郭如鶴，站在磨子眼前。他是一個矮個子。他們腮巴子和下巴骨，像鐵的顏色一樣。他咬緊着牙關，悲愁的望着衆人。一個高高子的水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從人叢中罵着，擠到他的跟前。

郭如鶴不慌不忙，鎮靜的用着烏克蘭話叫喊起來：『同志們！難道我們不是同大家一起流過血的嗎？難道不是你們自己選我當長官的嗎？』

那水兵怒吼了：『我認得你是帶過金肩章的。』

郭如鶴就說：『難道金肩章是我自己找來的嗎？難道我不是在土耳其戰綫上把長官殺死的嗎？難道我不是同你們一起種過地的嗎？』

於是許多人就喊：「對的，對的，是我們的！」

但是那水兵像沒有聽見似的，把槍尖向郭如鶴刺去。一個站在郭如鶴左邊的赤膊漢子，用力向那水兵的手肘一撞，刺刀就一偏，就刺進右邊的一個年青營長的肚子裏去了。於是人聲都驚叫起來。長官們都掏出各人的手槍。於是人們又是一陣的奔跑，混亂，大家亂撞着。亂踏着。

正在這個時候，從原野的遠處，一匹黑馬飛奔前來，馬背上馱着一個鮮血淋淋的屍尸。大家都一下子停止了混亂，把頭轉了過來。只見那黑馬的後面，又追來一個騎馬的鬍子老漢。黑馬跑到人叢當中，把背上的屍尸拋下地來的時候，那鬍子老漢就滾鞍下馬，抱着屍尸痛哭。大家在這時候，都感着悲慘和緊張。那老漢哭了一陣，站起來叫了：「哥薩克，軍官們，都反叛了！他們只要看見外鄉人，不管是老頭子，老婆子，都用刀砍，槍斃，絞殺。他們說，我們通通都是布爾塞維克。當兵的就吊死在樹子上。唉，大家都完了！」他把話說完，把兩隻手舉起，瘋狂的望着衆人，終於又跳上馬背亂跑去了。

郭如鶴這時候張開那鐵一樣的嘴巴，慢吞吞的說：「同志們！看見了嗎？」

衆人都悲憤的回答：「我們不是瞎子。」

郭如鶴就說下去了：「同志們！我們都看見，前後都是死了！哥薩克們或許今

天夜裏就來殺我們的。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步哨，沒有人來指揮。我們要退却才行的。我們只有改編軍隊，選舉隊長，還要有鐵的紀律，才能夠殺出一條血路，去追趕我們的主力軍。在那兒才可以得到救援。」他停了一下，望望衆人，又才問道：「都同意嗎？」

這時候，人山人海都吼出一聲：「同意！」

但是一個八字鬚的漢子，却大聲說：「那末我們往那兒去？絕路呵！哥薩克也不是野獸。毛古村有五十個人把槍彈都交了，哥薩克並不會動他們一根頭髮。他們現在却在種地呢。」

於是衆人都憤怒的叫起來了：「那些投降的都是土豪！……你去舐哥薩克的屁股吧！……去給哥薩克種地嗎？又去挨哥薩克的鞭子嗎？……媽的，打死他！他想出賣我們！」

郭如鶴等到大家稍微靜了一下，就提出選舉總指揮的問題來了。大家都知道，不錯，總指揮是非常重要的。舉哪個？

「郭如鶴！」誰這樣叫了一聲。大家都明白，不錯，郭如鶴是不錯的。大家就附和了。都舉起手來贊成。

郭如鶴向大家行了一個舉手禮，就向着那個死尸跟前走去，脫下破草帽。大家

都也跟着他站在尸首跟前，把帽子脫了下來。他就響着沙沙的聲音說：「來，敬心敬意來埋葬我們的同志。」

有一個老婆子，名叫郭必諾，突然哭了起來，於是所有的女人們也都哭了起來。幾個漢子把那兩個死尸，抬了起來，走在前面，羣衆都在後面跟着。一會兒就沙聲沙氣的唱起來了：

「你犧牲在命定的鬥爭裏，
對人民的愛

把你所能的通通獻給它了

專制行將崩壞，人民將要起來……」

大家越唱越感着興奮，都覺着有一種偉大的力量，在每個人的身上流動。彷彿在這裏的一切都是像骨肉一樣的親密，都是最接近的，好像大家都是生在這裏，也都得死在這裏似的。

掘好兩個墳墓的時候，郭如鶴便脫下帽子來說：「同志們！我們的同志死了！我們應當向死者敬禮。但是，他們是爲什麼死了的呢？他們不是爲了蘇維埃政權死了的嗎？是的，同志們蘇維埃俄羅斯是不死的，是和宇宙共存的。在俄國是勞農政權，一切都組織好的。現在是，那些軍閥們，地主們，資本家們，都來圍攻我們

來了。但是我們是死也不投降的。同志們，我們大家來向我們死了的同志發誓，我們擁護蘇維埃政權！』千萬的羣衆都又跟着脫下帽子來，舉起手來喊：『我們擁護蘇維埃政權！！』

天黑下來了。女人們又痛哭了一番。

第二章

郭如鶴是一個僱農的兒子。他在六歲的時候，就跟人家當牧童。後來在一家鋪子裏當學徒，才慢慢的學些字。後來當兵，在土耳其戰線上，他成了一個最好的機關槍手。因為他很勇敢，部隊曾經把他送進准尉學校裏去。但是不管他怎樣克苦用功，結果還是不及格。教官和士官候補生們，都向他嘲笑：『哼！莊家漢也想當軍官呢！多麼蠢的蠢貨！』他聽見這些話，就非常憤恨。但是他不作聲，只咬着牙關，皺着眉頭。終於成績不好，學校就把他送回本團去了。他又上火綫，又當機關槍手，一排一排的人又在他的機關槍下面射倒，他有了功勞，於是又把他送進准尉學校去了。他被送進准尉學校，前後一共三次，但是都不及格。他們和那些軍官學生，一點也合不來。後來又在那些軍官們的辱罵和嘲笑聲中，派回本團去了。那時候，

由司令部來的公文上憤激的說道：軍官損失得太多了，放他做准尉吧。因此，一對金肩章就掛在他的肩頭上，金晃晃的。可是，這一下子，倒使他覺得孤獨了。那些和他最親近的農民們，士兵們，都因為那肩章的界限，把他們隔開了。而在軍官們的一方面，他是和他們合不來的，而他們也非常討厭他。他於是憤恨，憎惡。一直到三月間，士兵們從土耳其戰綫上，喊着『打倒戰爭』的口號，拖下來的時候，他這才覺得那肩章使他成了工人農民士兵們的死對頭。他憤恨。他把肩章撕去。當他回家的時候，正鬧得翻天地覆。哥薩克人同外鄉人都互相擁抱着喊口號，捉着軍官就殺。可是一到分哥薩克的田地的時候，有錢的哥薩克又通通都反叛了，又和軍官們勾結在一起，來屠殺這些外鄉人，郭如鶴也是外鄉人當中的一個，雖是過去曾經當過軍官，但是他為大衆勇敢服務的精神，已經為大衆所知道。所以他這回被舉為了總指揮。

他在當天晚上，同所有的指揮官們，計劃着軍事行動。在洋鐵燈的光下，他動着鐵樣的下巴說道：『我們一定要死在這樣的：作戰的命令一道也不執行。哥薩克的屠殺，難道沒有看見嗎？』

一個指揮官皺眉說：『對士兵沒有辦法。哼，屎不脹到肛門！他們是不會拉褲子的。』郭如鶴道：『哪裏還沒脹到肛門啦！』忽然，拍啦！在很遠的地方發現了

槍聲。大家的心都一下子緊張起來。可是大家依然伏在一張大桌子上，用手指在地圖上劃來劃去，研究着地形。指來指去反正是一樣：左邊是海，右邊是敵人駐紮的村鎮，下面是通不過的高山。哼，退到哪兒去？

郭如鶴望着地圖說：「這是很明白的，只有打到聖十字去，由那兒再到俄國去。」

一個指揮官說：「好聰明的頭腦！沒有子彈，你怎樣能夠通過暴動了的全古班，而到聖十字？」

郭如鶴說：「可是我說要到我們主力軍那兒去。」

另一個指揮官也說：「可是你知道主力軍在那兒？」

郭如鶴說：「我說是要佔領諾沃路，到那兒，好等俄國派來的援軍。」

這時候，坐在郭如鶴對面的一位指揮官，帶着一副老革命家的神氣說：「同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移動軍隊，簡直是送死。我們必須要改編軍隊。那整千整萬的難民和軍馬，簡直把我們的手腳，都縛着了。我們一定要他們離開部隊！部隊應當完全自由，應當沒有牽掛的下命令。應當這樣命令他們：「在村上停留兩天，以備改編。」」他的意思好像是說：「你姓郭的懂得什麼軍事學！爲什麼羣衆不選我呢？盲目的羣衆！」

郭如鶴用那鋼鐵一般的聲音說：「你想要怎麼？每個士兵的父母妻子都在輻重車上，難道把他們拋棄麼？如果我們坐在這裏等，那只有把我們殺光了。我們要走，走，走。明天出發。決定去追趕我們的主力軍。」他說到那「走，走，走」的時候，臉上表示着鐵一般的堅決。

第三章

在白天哭了一陣的老婆子郭必諾，今晚上怎樣也睡不着。遠處是響着斷斷續續的槍聲。天又是這麼的黑暗。滿地都是亂七八糟的躺着難民，亂七八糟的堆着車馬和傢具。一切都是混亂，一切都是不安，她的女兒名叫安加是躺在旁邊的。安加有一個愛人正在和安加談話。這愛人走過老婆子身邊的時候，老婆子又抬起頭來，坐在車上，無精打采的說：「喂，你看看，布爾塞維克在想些什麼呢？一切財產都丟了呵！當我嫁給這老頭子的時候，我的媽媽告訴我說：哪，把這火壺給你，你要好好的保護它，就好像保護你的眼睛一樣；你死了的時候，就把他傳給你的孩子孫子們。我是打算在安加出嫁的時候，就把它給她的。可是現在通通都丟了。一切的牲口都丟了。蘇維埃政府在幹些什麼呢？讓這樣的政府同我的火壺一起死亡吧。都說

只出來逃三天，逃三天，可是已經一星期了。對我們一點事情都不能夠辦，這算什麼蘇維埃政府。唉，我的天，那哥薩克的刀子呵……」

安加的愛人，想起剛才安加拿着一把小刀子向他講的話：「哥薩克要是來了，我就要自盡的。」現在又看見郭必諾這樣的傷心，心頭也一下子淒酸起來。但是他馬上又忍着說：「唉，老太婆，傷心什麼呢——你再傷心，東西也不會回來的。」

但是郭老婆子仍然傷心着。她半世的生活，像影子一般的跟着她——真是艱苦。兩個兒子在土耳其戰綫上打死了；兩個是在這部隊裏背槍。老頭子在車底下打着鼾聲，至於安加呢，靜悄悄的躺在那裏。唉，六十歲了。無論老頭子，無論兒子們，受苦把脊梁都累斷了。可是替誰受苦？不是替哥薩克，替將軍，替軍官們受苦嗎？一切田地不是都在他們的手裏嗎？可是外鄉人呢，簡直同狗一樣，唉，真傷心呵！

她又躺了下去，還是睡不着。於是又想到：「布爾塞維克不信神——可是怎麼呢？可是他們自己知道，該怎樣幹：來了，一下子統統都把它破壞了。軍官，地主都快快的滾開了。上帝呵！保護他們吧，雖然他們不信神的話。他總是自己人，不是蠻子。他們不是爲着人民嗎？他們才一到就叫着：土地，把土地交給人民，叫人民爲自己種地，不要爲哥薩克種地。人是很好的，可是我們的火壺呢？我們的家

呢？」她又傷心起來了。這時候，安加的愛人已經背起槍離開她回連去了。誰也沒工夫來理她。在這樣的一個曠野當中，只聽見男人們的鼾聲，母親們的逗小孩子聲，馬吃草料聲，牛打噴嚏聲，步哨上的喊口令聲。

第四章

天剛剛亮了的的時候，敵人忽然進攻了來。步槍，機關槍，大砲，拍拍拍，轟隆轟隆，連珠似的掃射過來，火珠落到地上，地上就騰起一陣烟霧和塵土。難民們都慌亂起來，都像害熱病似的，趕快套馬車，用鞭子抽着馬，成千成萬的人向着橋頭擁去。人太多，橋塞着了。大家都擠不過去。女人們在絕望的叫喊。到處都是悲慘的聲音。混亂，混亂，一切都在混亂。

郭如鶴坐在房子的前面。他的面孔沉靜發黃。不斷的有人跑來，給他送來戰鬥情況的報告，副官和傳令兵們，都準備妥當的站在他旁邊。每回來的報告，他都這樣回答：「叫他們寶重子彈；只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用它。」

他現在的心裏已經感着痛快，因為昨天還是亂七八糟的隊伍，今天却是那樣英勇打仗；那些官長們，昨天晚上還帶着輕視他的態度，而現在都很服從他，執行他的

命令。

一會兒，幾個兵士帶着一個哥薩克放回來的弟兄。他的鼻子、耳朵、舌頭、都被哥薩克割掉。用他的血在他的肚皮上寫着這樣的幾個字：『對你們的一切人，都這樣對待，你媽的！』

郭如鶴正要說出什麼，忽然後方來報，說是難民們在牆邊打起來了。郭如鶴沉着鐵臉，飛奔前去，喊住他們。難民們哪裏肯聽。都舉起木棒向他撲來。郭如鶴轉身就跑。叫副官把機關槍拿來。難民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仍然緊緊跟着。口裏喊着打死這些耶穌的叛徒。郭如鶴只好把機關槍開了起來。從他們的頭頂上掃射過去。等到把大家嚇退的時候郭如鶴才大罵起來。叫把橋上解不開的馬車，都丟下河去。大家都就聽從了。然後叫一排兵士監視着，一個一個的放過橋去。

在前方，哥薩克越逼越近了。在烟霧當中，可以聞見對面敵人的酒氣。突然間，從前面幾丈遠的樹林子背後，跳出一個哥薩克吼着：『你媽的，你不是何慕甲麼？你媽的，勾結布爾塞維克當土匪！』

何慕甲認的罵他的是王甲，也從散兵線跳了出去喊道：『你媽的，你才是土匪！你是地主們的走狗！』

兩個就丟了槍，揮着拳頭，挽着打了起來。他們都是同一條街上的人。兩個在

小孩子的時候，還在一塊兒騎着竹馬，一塊兒唱着烏克蘭歌；並且一塊兒在戰線上打過土耳其人，可是現在呢？現在大家都成了敵人，都不客氣的決個你死我活。何慕甲一拳朝王甲臉上打去，王甲馬上就變成了獨眼龍。樹林那邊的哥薩克們，通通都醉醺醺的，丟了槍跳了出來，口裏祖宗三代的混罵著。於是這邊的散兵綫的戰士們，也都放下槍枝，舉起拳頭，迎了上去。大家扭做一團，打翻在地上，只聽的卜通卜通的拳頭聲。鼻子眼睛飛濺着鮮血。都恨不得就這麼一拳頭。就結果了這剝人皮榨人血汗的敵人。大家打得天昏地黑，有的打昏亂了連自己的弟兄都不認得了。一直打到看不清楚，才互相丟手，在黑暗中摸着自己的槍枝，各自回隊。

郭如鶴帶着部隊，走過河去，就把橋燒了，輜重車走在前面，兵士們走在後面。他們就這樣腫着眼睛，那個人脹着鼻子，臉上凝着血塊。但是他們還是高高興興的走着講着，都沒有想到在那扭着打的時候，爲什麼不用刀刺，不用槍殺，却要用拳頭亂幹。在村上捉住了四個哥薩克人，大家就在路上走着審問起來。一個哥薩克醉醺醺的說：「軍官到我們村上的時候，軍官就叫我們站起隊來說：如果你們把鄉村佔領了，就給你們燒酒喝。可是我們要先喝了酒才幹。於是就給我們每人兩瓶，我們就喝了。我們就撲上火綫來了。……」

幾個兵士就罵了起來。有一個想衝上去，給哥薩克一個教訓，可是其他的人把

他擋着了。他們就在轉彎的地方，把他們四個，一齊送回了老家。

部隊混亂的走着，分不出團、營、連，沒有一個人想到危險，沒有一個人想到敵人正在後方修好橋樑跟着追來。也沒有一個人想到長官來。如果誰要組織他們一下，就會馬上罵得你狗血淋頭，把槍往肩上一扛，楞起眼睛就說：「這已經不是皇帝時候，隨你們長官來管理的呵！」因此，郭如鶴覺得有些着急，他說：「要是哥薩克攻過來的話，大家都會死在馬刀下的！」他想起昨天晚上大家一看見死，都相親相愛的歸隊的；但是這回能不能夠來得及呢？於是他就希望快一點有什麼虛警傳來。

隊伍走到最後一個村子的時候，大山橫在了面前。村子裏面是異常的混亂，叫喊，哭泣，部隊散亂的；村子那邊是槍聲，砲聲，不斷的轟擊。史莫洛也是一個指揮官，已經帶着他自己的部隊和難民也來了。其他的部隊和難民，也連續不斷的來着。加上郭如鶴的部隊和難民，就形成更大更混亂的一團了。指揮官們時時在開會，但是說來說去，誰也不曉得下一分鐘會發生什麼事情。郭如鶴彈着他的破草帽，發言了：「唯一的救星——是爬過山去，順着海，用急行軍的速度，繞道去同我們的主力軍結合起來，我現在就出發。」

莫洛挺着寬大的胸膛，閃着濃黑的鬍子說：「你走，我就對你開火。哼，敵人

來了就跑！我們要爲了體面來防禦敵人，而不是脫逃！」
但是郭如鶴終於督着自己的部隊和難民，押着一切輜重和家畜，向着山上爬去了。

第五章

部隊和難民整天走着，整夜走着。天剛剛要亮的時候，大家順着山崖邊坐在原地休息一下。眼睛還來不及閉，天又亮了。於是大家又走動起來。

翻過了山，一望無邊的碧藍的大海。就橫在面前。海灣裏，停住德國的軍艦，和土耳其的水雷艇。大家都知道：現在什麼地方也逃不出去了：這邊是海，那邊是山，背後是哥薩克。除了前進是沒有路可以走了。先頭部隊從山脚環繞着城市，沿着狹窄的海岸轉彎過去了。後面的還在城邊，在山下挨一挨二的走着。

軍艦上的德國總司令官馬上下命令，叫這些來路不明的輜重，士兵，兒童，婦女，都立刻停止前進，把武器，草料，食糧，交出待命。可是大家沒有理，仍然無窮盡的走着，前進着。這可傷了德國司令官的威嚴了。立刻命令開砲。

路邊上的塵土被砲彈轟起來了。郭必諾的馬着了一個彈片就倒了。後面走來的

人，就給她把馬拉開，車子也摔在溝裏。郭必諾和安加哭着，在車子上隨手抓點東西，塞到別人的馬車上，就步行着走去了。郭老頭子也從死馬身上把肚帶拉了下來就走。

軍艦上的第二次大砲又打來了，許多人和馬又在白色的烟霧當中倒了下去。一個正在母親懷裏吃着奶的孩子，也中了一塊砲彈碎片死了。母親哭着，用獸一般的聲音叫着。

可是軍艦上的砲，仍然不斷的轟着。一堆一堆的人和馬又倒在路邊上了。鮮血染着泥土。呻吟的聲音，哭喊的聲音，在各處鬧着。

第六章

部隊和難民，一分鐘都不停的向前走着。又從夜裏走到天亮。他們的臉色黃黃的像皮革一樣。滿身蒙着灰塵。滿身都是襤褸。像叫化子一樣。眼睛的周圍都現着黑圈。太陽西斜了，他們還是不停的走着，人都走得跛起來了。馬也停住了。於是就有人罵着說：『郭如鶴發瘋了！』

一個士兵向郭如鶴報告：史莫洛的兩隊人馬，離十多里路宿營了。郭如鶴把小

眼睛一細，什麼話也不說。依然叫走着，走着。於是又有人抱怨起來了：『爲什麼忙着跑呢？這邊是海，那邊是山，誰動着我們呢？要這樣，恐怕就是沒有哥薩克也累死了！』

有些帶滿手槍，手榴彈，機關槍的水兵們混在裏面亂嚷着：『誰叫你們要聽郭如鶴的調動？他不是當過軍官的嗎？他把你們往死路上引呢！將來後悔都晚了。』幾個營長和連長對郭如鶴說：『要把自己的部隊分開來休息，然後單獨的前進。』郭如鶴的臉色黑了，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部隊依然走着。一直到晚上才休息。

遍地燒着一堆一堆的營火，擺着一個一個的鍋，鍋裏面燒着稀飯。老婆子郭必諾坐在鍋旁邊，一面哭着、一面說着：『沒有碗，也沒有湯瓢，連那個小桶也丟了。還有那匹馬，……………』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又哭起來了。郭老頭子只是悶悶的坐在她的旁邊，蓋着外套睡着。

誰都非常的疲倦，但是在這剛剛休息的時候，大家吵鬧着，又像把疲倦忘記了。兵士們在營火旁邊，彈着月琴、琵琶、三絃，和女人們開着玩笑。

幾個醉醺醺的水兵跑來了。他們從頭到腳都是帶着手槍、機關槍、炸彈。他們在營火面前，粗野的罵着：『你們，媽媽的，在這裏混蛋，革命都要腐爛了。郭如

轉把你們往哪兒帶呢？我們起了革命的，我們把一切軍艦，都弄沉到海底裏的。可是布爾塞維克在和德國皇帝弄什麼詭計？誰要是輕視民衆利益，我們就要結果他的性命。郭如鶴是什麼東西？他是軍官。你們是羊子！」

有一個士兵就憤怒的回罵過去：「你們有臉來罵人了！你們帶着一羣醜婦女跟着我們，簡直是帶着一羣婊子！」

水兵們就更瘋狂的叫起來了：「幹你們什麼事！羨慕嗎？我們幹了一輩子呢。我們開始革命的時候，你們在哪裏？媽媽的！」

幾個士兵就憤怒起來，端起步槍，就要幹了，幾個水兵也拔出身上的手槍炸彈準備迎敵。頃刻之間，空氣就緊張起來了。一個白鬍子的下級官，狠狠的罵了他們一頓，大家才鬆了手脚。水兵們走了的時候，口裏還嘮叨着：「朋友，這些把戲見得多了！隨便你們玩那一套，媽媽的！」

士兵們見他們去得遠了，都又覺得他們說的話似乎不錯。他們記得水兵們把軍艦弄沉，在軍艦上收拾了不少的錢跑來的時候，一下子就把資本家和神甫都殺得精光。他們說的話，不見得就沒有道理。於是一個兵士也跟着抱怨起來：「蘇維埃政府幹些什麼呢？爲什麼老是坐在莫斯科鬧着玩，叫我們在這裏受罪呢？」

第七章

這時候，郭如鶴正同副官在一間房子裏看着地圖。他仍然主張拚命前進。副官說：「沒有吃的啊！」

郭如鶴說：「反正一樣。停住也不會有吃的。只有走，是唯一的救星。」指揮官們都來了。他們的臉上，都因為疲勞、暑熱和不斷的行軍，憔悴了。郭如鶴問着前綫的情形，大家都懶懶的你一句我一句的說了起來：「士兵們都累了。我的部隊連拉都拉不起來了。」

郭如鶴的鐵臉沉着，咬着牙說：「哼，又不執行命令。」

一個團長說：「無論怎樣，我不能拿我的部隊去冒險。他們的性命，我是負了責任的。」

一個旅長也搶着說：「……並且我們完全沒有計劃。部隊的配置也應當完全改變一下。」

郭如鶴就慢吞吞的說：「喂，究竟是你們的總指揮，還是我呢？」
於是指揮官們都搶着說起來了：「然而我們當長官的也有不小的責任呢。就是

從前皇帝時代，遇着困難也要同軍官們商量，何況現在是革命了呵。」他們這些話的後面好像是說：「你姓郭的懂得什麼！矮子，頭腦簡單。」

郭如鶴聽着這些閒話，眼睛望着窗外。來了：士兵們從窗子外邊來了。一羣一羣的從大門走進來。這一間大屋幾乎裝不下了。無數的眼睛都望着郭如鶴，郭如鶴站在桌子旁邊嚴厲的說：「同志們！大家都曉得，後邊的城市完全被哥薩克佔領。那裏留下的兩萬傷兵，和紅軍士兵，都被白軍命令着哥薩克把他們殺了。他們也要一樣來殺我們的。我們的右邊是海，左邊是山，中間是空洞。哥薩克從山谷裏衝過來，我們就完了。我們應當順着海邊，到杜阿堡去，有三百里，那兒就是我們的主力軍，就是我們的救星。我們已經只有五天的口糧，要不餓死就只有走走，用跑步、不睡、不喝、不吃，只拚全力跑。如果誰人來阻擋我們去路，我們就要殺出一條血路來。」他息了一會兒，看衆人一聲不響，就又慢吞吞的說：「好吧，你們另外選一個人來做總指揮好了。我就卸下指揮的責任。」

大家都沉默起來了。你望我，我望你的。旅長站起來說道：「郭同志！不錯。你的話是不錯的。現在我們只有快跑。也只有你來把部隊幫着才行。我希望我這話是大家的意見。」

於是所有的指揮官們都叫起來了：「不錯。對的。你怎麼能夠辭職呢？這是大

家推舉你的。」

郭如鶴皺了一下眉頭，說：「那麼，好吧，現在就提出一個條件，如果稍有不執行命令者，槍決。簽定吧。」

大家都又沉默了。爲難了。郭如鶴咬着牙關叫了起來：「弟兄們，你們想怎麼樣？」

千百個士兵一下子都叫起來了：「死！槍決！他媽的，要是他們不執行命令的話，不管是長官，不管是士兵，都是一個樣。」

郭如鶴就叫副官把議決案記下來，讓長官們大家簽字。他又向兵士們說：「同志們。你們歸隊去吧。去到連裏給大家解釋現在規定的法例，紀律是鐵一般的，誰都不寬容。」

士兵們出去的時候，指揮們都忽然覺到：「不錯，沉重的担子從肩上卸下來了。」都明白了。開心了。挨一挨二的在死刑的法例上簽了字。

一個古班人向前報告：「郭同志！第二隊和第三隊，在後邊十里遠的地方宿營了。指揮官說。叫你們等他們一下，一齊走。」

郭如鶴沉着鐵臉說：「還有什麼？」

古班人又說：「水兵們成堆的在士兵和輜重中間亂跑，在挑撥他們不要聽從長

官，說要殺害郭如鶴。」

郭如鶴又問：「還有什麼？」

古班人又說：「哥薩克已經打退了。我們只傷了三人，死了一人。」

郭如鶴於是說：「好，去吧。」

天亮了。郭如鶴又接着下命令：一小時後一齊出發。要快些前進。叫郝斯特同志帶一連人到後方去，把水兵們隔開，讓他們跟後邊的部隊走好了。把機關槍帶上，不得已的時候，就向他們掃射。指揮官們答應着，成羣的走出門，各回自己的部隊去了。

這裏，郭如鶴向副官說着，把誰免職，把誰升遷，把誰調換。事情弄完了，部隊同難民都就有了秩序，又在海邊山邊前進了。

第八章

郭如鶴的部隊向前走了。這後面的第二隊和第三隊同郭如鶴越隔越遠了。這第二隊和第三隊，因為暑熱、疲倦。很早就宿營，很晚才出發。水兵們已經從第一隊裏驅逐出來，他們就跑到第二隊第三隊來，又在這邊的士兵和輔重當中亂跑。在營

火面前罵着：「你們簡直是羊！郭如鶴是什麼人？他在沙皇手下幹過軍官的。可是他現在做了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同德國皇帝有秘密條約的。布爾塞維克在莫斯科下令，叫把軍艦交給德國人，但是我們社會革命黨人，決不幹這樣的事！我們就把它沉在海底了。你們真他媽的傻瓜，老跟着人家走。你們知不知道他們得了德國一火車的金子？媽媽的！」

士兵們都憤恨着，又同水兵們對罵起來。可是他們雖然知道水兵們的造謠，但是也對布爾塞維克有些抱怨，他們想：「爲什麼我們這樣苦，都不派人來援救我們呢？」

在一間屋子裏，長官們也同樣開着軍事會議。史莫洛穿着白色的海軍服，摸着濃黑的鬚鬚，溫厚的坐着喝茶。各部長官，都圍在他的周圍。大家都覺得只有自己才能夠把廣大的羣衆救出來。但是往哪裏帶呢？大家都又莫名其妙。於是有一個指揮官提議說：「我們必須選一個總指揮，來帶領這三大隊人。」

大家都想到：「不錯，當然會舉我的。」於是都不做聲，在都等候別人來提自己的名字。大家抽着烟，白色的煙霧在屋子當中繚繞。好久好久。有人提史莫洛。大家想：「不錯，史莫洛是一個和藹的同志。他的嗓子是很好的，在露天大會上叫着是很好的，可是對於帶隊伍這樣的事就不在行，當然，到時候總會向我請教的。」

「因此，大家都就贊成了。史莫洛不知所措的說：『不對，我，我是海軍方面的，戰鬥艦我倒可以掀得翻，可是這是陸地呀。好吧，不過大家都要幫助我呵。』於是就接着叫寫出發的命令。

大家都知道，寫命令不寫命令都是一樣，除了跟着郭如鶴部隊前進是沒有辦法的。有一個人就說：『我們新的總指揮已經舉出來了，可是那牛性子的郭如鶴怎麼樣？』

史莫洛用拳頭捶着桌子說：『我要他服從我的。他應該顧着體面，在這裏死戰的。』於是就叫傳令兵連夜飛馬去趕郭如鶴。於是司令部也成立了。於是一篇一篇的告士兵書也印出來了：『同志們！我們的軍隊是不畏難的……』可是弟兄們剛剛一拿到手，就用來點火吃烟。

郭如鶴的部隊越去越遠了。有個官長向史莫洛說：『郭如鶴不聽命令。你是他的長官呀！』

史莫洛是憤怒了。他要撤他的職。那官長又說：『我們爲什麼要跟着他屁股？我們應該定一個自己的計劃。他要順着海去，我們就從這裏翻山，這裏要近一點。』

史莫洛也就叫了起來。叫馬上下命令。叫郭如鶴趕快回來從這裏翻山。不然就

馬上派砲隊去消滅他。但是郭如鶴沒有回來，而且越去越遠了。追不上。

參謀長知道翻山不是道路，但是史莫洛的脾氣又非常別扭。一直等到軍官們散去的時候，才小心的說道：『我們有這許多輜重、難民和砲隊，要翻過那羊腸小路是不行的。郭如鶴的計劃是對的。』

當然，參謀長是陸軍大學畢業的，而且說話的態度又那樣的誠懇，所以史莫洛不管對不對，都就改變方向了，又叫部隊和難民仍然順着海邊前進。

第九章

郭如鶴的部隊一程趕一程的向前走着。每天到夜裏宿營的時候，人語聲，三絃聲，手琴聲，少女的笑聲，青年的歌聲，就頓時熱鬧起來。營火間充滿着一種愉快的情調。

今晚上，一大羣水兵，又在一個一個的營火間罵着跑着。他們滿身摸着手槍炸彈，在月光下，向着郭如鶴睡的馬車那兒跑去。兩個衛兵攔着他們；他們就吵起來。這時候，郭如鶴已縱身跳起，站在馬車上，閃着狼一般的眼睛。那些水兵們就亂嚷着：『指揮官，我們的糧食完了。叫我們白白餓死嗎？我們有五千人，一輩子

都爲革命犧牲了！難道還要叫我們餓死嗎？」

郭如鶴站在黑影子裏說：「只要你們加入軍隊，我們就給你們發槍枝，發給養。我們的糧食也快完了。我們除了扛槍的戰士以外，誰都不能夠發給養，不然我們就打不過去。」

水兵們又嚷了起來：「我們不是戰士嗎？將來要打仗的時候不比你們壞。你們別來教訓我們老革命黨吧。我們把沙皇推翻的時候，你們在哪裏？可是我們把一切都送給革命的時候，就叫我們餓死。你配做我們的隊長嗎？」

有幾個水兵正在暗暗解着炸彈。郭如鶴那狼一般的眼睛已經看見了。他在馬車上把機關槍端了起來，向着水兵們的頭上掃射過去：嗒嗒嗒……水兵們嚇得掉轉屁股就跑，口裏暗暗喊着：「好傢伙，了不得的機關槍手呢！」

第十章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部隊又走動了。右邊依然是碧綠的大海，左邊是森林的大山，頂上是荒蕪的岩石。道路曲曲折折，滿地都是荊棘葛藤。這是狗熊山羊所住的地方，幾百里路都沒有烟。暑氣熱得要命。成千成萬的大羣蒼蠅和灰塵一起飛

着，緊跟着人們。路上找不着東西吃，口糧也節省着發，士兵們都把褲帶越結越緊。現在他們的生活，太餓了就多喝一些開水，太熱了就在海邊洗一下澡。

部隊走到一個村落了。士兵們跑進一些別墅，和小屋子裏去搜索。沒有什麼，只有些大鼻子的希臘人，向他們睜着敵意的眼睛。士兵們終於找着一條羊子牽着走了。

他們走到寬谷裏，又發現一個俄國小村莊。莊裏的人都跑來問他們哪裏去。他們都聽說過把沙皇打倒了，布爾塞維克來了，可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們却不知道。士兵們就詳細的給他們解釋。臨走的時候，村上的人就讓他們把鷄鵝鴨都捉了去。

騎兵連在別墅裏搜得一架留聲機，他們就把留聲機綁在馬車上，沿途開了起來。有一張唱片唱出了：『上帝呵！保護沙皇吧……』士兵們都就鬧了起來：『滾你媽的上帝！滾你媽的沙皇！』於是就把那張唱片摔在地上，另外又換上一張。從此，留聲機一刻也不停，從早晨到夜裏，從這連到那連，輪流着唱；有時候，誰要多唱一會，馬上就打起架來。

在前面發現一陣槍聲，部隊就停止下來。留聲機也就休息了。
郭如鶴匆忙的坐着馬車趕到前面去。

難民們正在驚異的往前面擠的時候，一小隊騎兵跑來攔着他們說：「前面就要開火了。你們擠些什麼呢？沒有命令，你們要往前擠，郭如鶴就要下命令對你們開槍的。」

大家立刻驚慌了。女人們，老頭子，老太婆，姑娘，小孩子都哭喊起來：「我們到那裏去呢？我們要同你們一塊去，死也死在一處。難道我們不是你們的人嗎？你們把我們拋了嗎？」

騎兵們也叫起來：「你們用屁股想的麼？告訴你們，我們是爲你們打仗的。郭如鶴叫你們離開五里，不然要礙事的。」

難民們都哭了起來，望着前面走遠了的部隊。

接着遠遠的大砲聲轟起來了。排槍聲也跟着不斷的響，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因此難民們更是緊跟着部隊，縱然把他們殺光了，他們也不願離開。

郭如鶴在前面觀察了一下陣地，知道此地是要害地方：左邊是山，右邊是海，中間是一條窄路，順着這條路，在那奔騰的山洪的河上，架着一道鐵道式的鐵橋。除了這條橋，什麼地方也通不過去。但是橋頭上，敵人安着大砲和機關槍。這是一個將擋關的地方。郭如鶴正在咬緊牙關觀察地勢的時候，史莫洛給他的命令到了。他的臉色變了，他看也不看就揉成紙團丟下地去。他望着自己襁褓赤脚的弟兄們——

這些弟兄們，已經一半的人只有三顆子彈，其餘的一半，就簡直是一支空槍。一門大砲也只有十六發砲彈。可是郭如鶴却全不在意似的向着弟兄們說：「同志們！我們同哥薩克和軍官們百經百戰的。可是新的敵人又把去路給我們擋着了。這是克魯怎人的孟雪維克。孟雪維克和哥薩克們都是一樣同資本家勾結的，都在夢想着消滅革命的。同志們！現在你們騎兵的任務就是衝過橋去！」

騎兵們都覺得指揮官給他們的任務，是一個狂妄的任務：這明明是叫一半人的死屍把橋填起來。一半人從死屍上跑過去：可是他們一想到如果不這樣衝過去，都會一齊被敵人殺光的。於是大家就英勇的喊了起來：「好，我們衝過去！」

於是大砲就開始照準那橋邊約機關槍轟過去了，轟聲震天震地的響。騎兵們不吶喊，不開槍，抖擻精神，斜刺裏就飛馬衝去。哈啻，衝到橋頭了。克魯怎驚詫了。機關槍掃射了。一匹馬倒了。二匹馬倒了。三匹馬倒了。嗒嗒嗒嗒，機關槍響着，然而已經衝到橋當中了。只聽見「烏啦啦——」吶一聲喊，騎兵們的馬刀就向着橋尾砍來，刀起頭落，如砍西瓜一般。克魯怎支持不住了，丟下機關槍就是一跑，克魯怎的軍官們早已跳上汽船，加快馬力逃掉了。克魯怎的士兵們跳在水裏，望着那逃去的汽船，大罵着七十八代祖宗。可是後面的馬刀已經從他們的頸上砍下來了，頭在水裏顛了兩下，水面上就紅了一大塊，隨着波紋浮着。

第十一章

把橋樑佔領過後，把部隊整頓了一下，又前進了。沿途仍然是暑熱，和成千成萬的蒼蠅跟着。筆陡的山岩，爬了一層又一層。大家都疲倦得要命。但是總得要走，停了一下又走動起來。

大家都越餓越瘦了。在前天的路上，還可以檢些酸蘋果來勉強吃吃，但是今天連酸蘋果也找不着了。有些抱在懷裏的小孩子，餓得細聲細氣的叫着，母親就狼一般粗野的罵着。

大家正在餓得不耐煩的時候。前面驚人的消息又傳來了：敵人的十六門大砲在山岩上等着了。山岩像削壁一般。當部隊才從岩門出去的時候。機關槍和大砲就一齊轟來。部隊又趕快躲回岩門的後面。

郭如鶴同官長們，拿着望遠鏡看了一陣。這地方又是雀子也飛不過去的山峯。部隊展不開。可是惟一的出路就是這條路，可是是絕路。何況那碧藍的海灣上，還有克魯怎的汽船？他於是細心的研究着地圖。這時候，兩個醉醺醺的士兵跑來報告說：「郭同志！我們順着這條路是過不去的。我們去偵探過了，我們是自告奮勇去的。」

郭如鶴在他們的嘴邊聞了一聞，說：「您們不曉得喝酒是犯槍決的嗎？」但是他又叫他們說下去了。

那士兵說：「我們因為看見樹林那邊有一個小屋，我們就爬去了。那兒有四個克魯怎人在喝酒吃肉；吃醉了。我們就殺了三個，綁起一個來。肉，我們把他吃光了，可是酒連嘴唇都沒有挨過。的確，沒有挨過，挨過的話，腸子肚子都要爛。我們……的確……」。

郭如鶴催着說：「說正經話吧。」

那士兵又說下去了：「那個克魯怎人和掌櫃的都帶了。另外還碰着五個老百姓，他們把一切都拋了，跑到我們這裏來了。他們說，經過山口，森林小溝。雖然很難，可是可以繞到城市去的。」

郭如鶴剛剛注意聽完那士兵的話，一個營長又走來報告：「郭同志，剛才我們到海邊去，那兒無論如何都過不去，岩岸一直突入水中。水流得很急，水比一人深。」

報告，指示，說明，有時候是意料不到的，鮮明計劃從四面八方，都給郭如鶴送來。大概的情勢都明白了。他就召集起所有的長官士兵，他說：「同志們！我們沒有別的出路了：或者是戰死在此地，或者是叫哥薩克從後邊來把我們殺光！但是

我們如果能夠萬衆一心的衝過去，就可以打開一條生路！」

他沉着鐵臉，向着衆人望了一下，忽然一種意外的回響，從士兵們的口裏喊了出來：「我們萬衆一心！或者我們打出去，或者都戰死在這裏！」

郭如鶴就下命令：「派三個騎兵連，隨着五個帶路的俄國人，繞着城市前進。繞道是很難的：沿着山林岩谷，而且是夜間：但是無論如何總得做到。步兵團，從山岩下去，跳過石尖，向碼頭上去；拂曉的時候，不要開槍就向輪船上衝，把輪船全都奪過來。此外，由我帶領兩團人，從正面衝鋒。」他沉默了一會，接着又喊出了一句：「把敵人全部消滅他！」

這時候，大家都明白：這簡直是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子彈，沒有砲彈，只有赤手空拳的去佔領罷了。何況敵人那面有十六門大砲在等待着呢。但是此外又沒有別的出路。於是大家都英勇的回答：「一定做到！」

於是就各自準備，分頭去了。

第十二章

這邊克魯怎的一個上校，穿着赤色的切爾克可裝，帶着金肩章，在那岩岸上踱

着，視察着戰壕和機關槍陣地，他想：「當然，這樣的峭壁，這樣的要隘，只消一個兵也把那什麼樣的敵人消滅得了。今天早上的砲火，也就叫那些襁褓的豬東西嘗夠了。」他已經作好了計劃：把汽船開到敵人的後路去，那兒的大路一直下伸到海邊。由海上射擊，使陸戰隊登陸。從兩頭把那些臭襁褓的東西封鎖起來，那就什麼都消滅了。他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他是厭惡流血的。可是布爾塞維克是人類的敵人，當然也就只好把他們殺個乾淨。這是他的大功勞呵。

他回去吃飯的時候，那些餓瘦了的兵士們，挺直的給他敬禮。他滿不在乎的，把那帶着白手套的手擺了一下。的確，他是光榮的人物，許多同他一樣年青的軍官們，都在等他。桌子上滿擺着酒瓶，碟子，酒盃，魚子，乾酪，水果，都在等他來先嘗第一口。當他坐在軍官們的當中，把腳伸給勤務兵，脫去那明晃晃的漆皮鞋的時候，他的心裏想：「弄個希臘女人來玩玩也好。」

岩邊守着大砲的士兵，見上校去了以後，自己也就來回的踱着。夜色非常的黑暗。自然那些襁褓的敵人是怎樣也爬不過來的。他很放心。他想起他的家鄉，想起他可愛的老婆和小孩。然而他被抽了抽來打布爾塞維克。他知道布爾塞維克打倒了沙皇，把土地都交給農民。然而現在是命令他要轟死那些躲在岩後的人們。他有什麼辦法呢？他嘆了一口氣，四野唧唧的蟲聲，使他頹唐而疲倦的睡着了。

這時候，郭如鶴帶領着兩團的兄弟，已經摸到了岩下。現在大家都覺得：現在真是前去不能，回頭不得，天一亮大家都完了。一聽，岩上面沒有一點動靜，大家的心理，更感到威襲，大家想：『一定是狗子假裝睡着了。哼，馬上就會掃射下來的。當然，現在還有什麼？只有死裏求生。』

大家在頭目們的指揮下，一個踏着一個的肩和頭，像堆羅漢似的，人疊人的爬了上去。咳，還有一丈多高的光景，簡直像牆壁一般，怎麼也不能搭腳，爬不上去了。糟糕！完了！大家都就呆住了。正在爲難的時候，一個頭目爬上來了。他在一個人的屁股上抽下一把刺刀來，插在岩孔裏。於是士兵們又高興了，一個一個的爬上去了，吶一聲喊了，向着大砲陣地撲去了，殺得尸首遍地，人踏人，馬踏馬，吼聲震天價響。

克魯怎的上校從帳幕裏竄出來，嚇得向碼頭跑去了。周圍的士兵們，也在倒下的人堆裏面，跌跌拌拌的逃走了。上校一面跑着，一面想：『只要饒了我，我什麼都幹，洗便壺，挖地，都可以，上帝呵！』可是背後面震天動地的脚步声，粗野的非人的吼聲，以及刺刀槍托的砍殺聲，越逼越是很近。他咬着牙齒飛奔，唯一的救星就是港灣，汽船。不錯，港灣也跑到了，汽船也看見了。可是剛剛跑到踏板的時候，船裏面又是同樣的砍殺聲送了出來。天啦！堤防那邊也在瘋狂的砍殺呢！逃命

呀！他掉轉屁股，又向着通到家鄉的大路上跑去。跑呀！怎麼柵欄門也用鐵門死死的關着了！他兩下撞不開，已經追來一個襁褓大漢，閃着明晃晃的馬刀，從他的頭上直劈下去了。

天亮的時候，暑氣又蒸騰起來。街道，曠場，海岸，院子，堤防，馬路，還有汽船上，懸岩上，都滿堆着各色各樣的死尸。有的頭在一邊，身在一邊，有的還剩下半邊頭，到處都是腦漿和鮮血。襁褓士兵們都在忙碌着，叫喊着：「同志們！勝利了！」

在市場上，在大商店裏，在小鋪子裏，正在進行着愉快的提心吊胆的工作：大家在那裏，打破了玻璃櫃，撕破了箱匣，扯開了呢絨，從貨架裏取出了襯衣，氈毯，領帶，眼鏡，裙子。搶得最多的是水兵們——一眼不見他們就都到這裏了。他們幹得非常快。有的頭戴奢華的女帽子，有的臉上蒙着面紗，有的打着綢花邊的傘。赤脚的士兵們也在忙亂着；都在替女人和孩子找紗，找布，一個士兵從厚紙匣裏面取出一件上過漿粉的襯衫，他把袖子抖開，就哈哈大笑起來：「弟兄們，瞧吧，襯衫呵！他娘的！」於是就套在頭上，穿了起來。一看，襯衫在自己的胸膛上，綑得直直的，好像一面鼓。大家更笑開了。另外一個骨瘦如柴的污黑長漢，更是忙得不得了，拉出一件黑燕尾服，就光身子把它穿上。扣好肚子上的紐子，而下邊

却是一個開衩，露出那害羞的地方。他哼着笑道：「嚇！弄得一條褲子呢。」但是褲子都給人拿完了。找了半天才找着一匣薄薄的有花邊的褲子。他剛剛穿上，大家又大笑起來，說道：「那是女人的褲子吓！」

他回答：「怎麼，女人就不是人嗎？」

有一個跑來一看笑着說：「可是薄得很呢。那東西還在外邊啦？」

他於是是很爽氣的看了一下說：「實在不錯。那些有錢人真蠢，用這樣薄的東西來做褲子，不過白糟蹋布料罷了。」他一面說着，一面穿着，一連就穿了六條，膝蓋上的花邊一層疊一層的擁壓着，動蕩着。

忽然門外邊的馬蹄聲，謾罵聲鬧雜着來了。水兵們的耳朵特別尖，知道一定是郭如鶴派隊伍來了，就混亂的向着窗口擠着撲了出去，士兵們也在後面慌忙的跟着。可是窗子外邊給騎兵們擋着了。騎兵們的馬鞭子像下雨般的向他們抽着，打着，大家就在許多馬屁股中間抱頭四散了。

二十分鐘後，士兵們都又嚴肅的成行成列站在曠場上。有的還穿着從前的襠襖。有的穿着粉過的襯衫，胸前像一面鼓。有的穿着女人的睡衣或襯衫，烏黑的頭和手千奇百怪的從新衣裏面伸出。第三連的右邊，就站着那個光身穿着燕尾服的長漢，褲子上的花邊在膝蓋上聳着。

郭如鶴走到跟前來了。他鐵一般的咬着牙關，灰色的眼睛在放着銳利的光芒。跟在他們後邊的長官們，有些人也已經把剛才從克魯憲軍官身上，剝下來的毛皮帽子，和紅色的切爾克司服，穿戴在身上。郭如鶴却還是穿着破衣服，破褲子，頭上戴的，還是煎餅似的破草帽。大家都目不轉睛的把他望着。他就用那鋼鐵一般的聲音講話了：「同志們！我們是爲了父母妻子來革命的，爲了土地來革命的。可是誰給我們土地的？」

誰給的？這問題在大家心裏波動，郭如鶴也剛巧把話停住，等待大家來答覆。可是誰也沒有答覆。他又說下去了：「誰給的？是蘇維埃政府。可是你們作了什麼呢？你們都成了土匪了！搶人去了！我是本隊的指揮官。每人應當處罰二十五棍，誰就是取一根綫的也得挨。」他停了一會又喊道：「聽着！誰要是搶過一點東西的，向前三步走！」

大家都望着他的破草帽，沉寂了幾秒鐘。彷彿突然似的，隊伍裏面，那些穿着奇奇怪怪的新衣服的士兵，一下子都動了起來，連走三步，又一下子站着。郭如鶴就叫他們把拿的東西都放到地上，歸着一堆，回頭分給小孩子和女人們。大家於是又動起來，脫衣服的脫衣服，脫褲子的脫褲子。那個穿燕尾服和女人褲子的也脫下來了。都放在地上，都赤條條的在太陽下面站着那瘦黑的身體。郭如鶴拿着一條棍

子喊聲「臥倒！」的時候，大家都光着屁股躺了下去。他們這些人不是曾經推舉郭如鶴做官長的嗎？不是曾經想用刺刀殺死郭如鶴的嗎？可是現在大家都這樣順從的躺着。郭如鶴在這時候感到一種榮譽。他要把這些等候着棍子的人們拯救出來。自然，這些人順從他，也為的是他能夠正確的拯救他們；這時候，如果他口吃的說一句：「弟兄們！回到哥薩克和白軍軍官那兒去吧。」恐怕這些人會馬上爬起來，用刺刀砍死他的吧。

郭如鶴冷靜的站一會，他已經決心不打這些弟兄了。他響着鋼鐵一般的聲音喊道：「穿上衣服！」

大家都歡天喜地的站起來了。都又開始把那些粉過的襯衫，女人的小衫，燕尾服，穿在身上。馬車從他們列子面前走過的時候，大家都高興的把那些成塊的紗、布、緞子，一類的東西，拋到車上去。

晚上的時候，一堆一堆的營火都像格外的明亮，士兵們都更高興的彈着三弦琴，拉着手風琴，嬉笑聲歌唱聲。充滿了曠野。

可是缺乏的還是米。燎火上的鍋，燒的只是白開水。老太婆郭必諾又抱怨起來：「上帝啊！這是什麼一回事呢？走，走，走，可是什麼都沒有！吃的一點也不給，這算什麼官長？唉，只有拿水脹肚子呵！」

可是沒有人聽他的，老頭子也躺著不動。大家聽見的只是歌唱聲，歡喜聲。

第十三章

第二天很早，部隊又出發了。這回得的戰利品真不少：六千個砲彈，三萬個子彈，許多精壯的馬，十六門克魯怎的大砲，還有野戰電話，帳幕，鐵絲網，藥品；可是還是缺少一樣：人糧和馬料。還有幾隻汽船不能夠帶走，真是可惜得很。

士兵們和難民們餓得把褲帶勒緊了；但是都非常高興，一路上歌唱着走，而且放着新得來的留聲機片。

他們已經離開了海邊，在那森林的荒山上不絕如流的走着。憔悴的母親們，臉都黑瘦得像雀子的嘴一般，伸着頸項，用那焦紅的眼睛，望着那越盤越高的大路，跟定馬車很快的移動着赤腳，孩子們叫着餓，但是她們只好讓他們叫了。

突然間暑熱落下去了；風從山嶺上吹來，一下子可變成黑夜了。從那黑的天空裏傾盆似的大雨傾了下來。這不是雨，簡直像狂濤。人們都打得像落湯雞，迷了方向，失了連絡。有些人在喊着救命，但是誰也不能救誰，於是就被水沖走了。馬車也沖到溝裏去。山頂的大石也沖滾下來了。風在發狂的吼。龐大的雷聲像山崩地裂

一般，嘩啦啦響了起來。站着的人都震聳了。孩子們死死的在馬車裏躺着。電光就在人們的身上一閃着。就這樣過了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大家都是灰黑，憔悴，眼睛凹陷，但是還要鼓着最後的勇氣前進。

有人給郭如鶴報告：兩個人被電擊死了。失蹤兩個人。死了十幾匹馬。但是郭如鶴仍然叫不停息的前進。因為在這光光的山上一停止馬就會餓死完了。

這時候，人們又推擠的走着。小孩子也不哭了。母親也不去撫愛，不去喂奶，只瘋狂的望着山路走着。馬走了一步，兩步，站不住腳了，倒在地下了，車扛也壓斷了。於是母親們就從車上拖下孩子來，小的就抱着，大的就叫走着，如果孩子多的時候，就把最小的一個或兩個，拋到不要了的馬車上硬着心腸，乾枯着眼睛連頭都不回一下，就走。

走着走着，天氣又熱起來了。一個士兵噓了一聲說：「喂，怎麼的，唱唱呀！」但是弟兄們都疲倦得沒有精神回答。他却擲手挽腳的，在馬鞍子上把留聲機開起來了。片子是「哈哈大笑」。在留聲機周圍的人，都一下跟着笑了起來，都像神經病似的大笑着，喘着氣，按着肚子。笑聲從行列裏傳開了，擴大了，從行列裏流傳着越傳越遠了。很遠很遠的步兵們笑着。大家都不知道笑什麼。一個惹一個。笑聲滾到後面。大家都像要發瘋。郭如鶴聽見了這些瘋狂的笑聲，他的臉第一次變白

了。他趕快騎着瘦馬跑到前面去，尋着留聲機才知道大家狂笑的根原，他就大罵了。把留聲機用鞭子抽得稀爛，大家就又沉寂起來，很疲倦的走着。

忽然一個騎兵偵探汗流浹背跑來報告：『前面三十里路遠的河那邊，哥薩克正在兒挖戰壕。我們只好從大路轉過彎去。彎路上有五個被哥薩克吊死的工人。』郭如鶴的臉色緊張起來了。他立刻叫部隊和難民通通繞彎路過去。

他們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吃東西。郭如鶴的面孔也凹陷下去了許多。現在山走完了。應當拼全力走出這荒野的小丘，走到大村子裏去大家吃一吃。應當趕快趕去，不使哥薩克人在面前做好陣地。這時候，連一分鐘也不能夠浪費的，這千萬個饑餓的人們，就這樣在塵霧當中很快的前進。天氣太熱，太陽像針一般的刺。大家都用牛蒡葉、樹枝，稻草，編成圈子戴在頭上。他們好像黑人一般，只有絲絲的襤褸，圍着腰間，遮着大脚。至於穿黑燕尾服的那個弟兄因為那花邊的褲子已經破成條子了，前面害羞的地方都露在外邊。他旁邊的一個弟兄就拍着他的膀說：『喂，把你屁股上的布片向前面挪挪呀，不然回頭村裏的女人不給你點心吃呢。』

於是大家又哈哈的笑起來了。亂七八遭的走着。他們望着郭如鶴戴着的骯髒草帽，望着他那穿着襤褸衣服的黑瘦子，不禁喊了起來：『嗨，弟兄們，我們的頭目真像個強盜，如果是在黑松林遇着他的話。』

大家都帶着疼愛的神情笑了起來。

郭如鶴想：「不錯，這真像強盜似的烏合之衆啊！如果碰着哥薩克的話，就什麼都完了。」

於是大家就漸漸看見了：在四根電綫桿子上，吊着四個黑黢黢的光身子的死尸。一大羣蒼蠅釘在那些死尸上，一見着人那些蒼蠅就飛了起來。那四個死尸，垂着頭，露着牙，張着被啄去了眼睛的黑洞，被割破的肚子裏，流出綠黏黏的臟腑來。再過去，在第五根電綫桿子上，吊着一個被割了奶頭的，赤身露體的姑娘。風吹着，臭氣飄了過來。

郭如鶴發下命令「停止。」他站在前面，脫下破草帽，大家也都把帽子草圈脫下來。副官在電綫桿子上擡下一張字條來送給郭如鶴。郭如鶴看了一遍，咬着牙關大聲的說：「同志們！這是將軍給你們的。這上面說，如果發現誰要和布爾塞維克稍爲有點關係，就同這五個工人一樣，處以同樣嚴酷的死刑。」他咬緊牙關，沉默一下，又繼續說「同志們！這是我們的兄弟姊妹啊！」他緊張的說下去了。

千萬隻炯炯的眼睛，都緊盯着那吊着的死尸。千萬個心臟，同樣憤恨着，都同樣的跳動着。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巨大的心臟。長官的口令下來了：「立正！開步走！」千隻都沉的走着彷彿一個巨大的人。

郭如鶴叫馬車趕上先頭部隊去，但是，怎麼也趕不上。沉重的部隊越走越快了，脚步越走越大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偉大力量，支配了這部隊。郭如鶴於是跳下馬車，跟着部隊合拍的走去。他和部隊完全合為一體。

這千萬人的行進，已經是沒有排，沒有連，沒有營，沒有團，有的是不能夠形容的，巨大的一體。無數的脚在走，無數的眼在看，無數的心在跳，合成一個偉大的心。

後面的難民們，經過死尸的時候，已經黑夜了。那些拋了孩子的母親們看見這被哥薩克吊殺的五個工人更加感着一種憤恨和悲痛，女人們說來就來，揉着眼睛又哭了一陣。

第十四章

自從白軍的暴動的野火，在聖古班流域燃起了以後，布爾塞維克的軍隊到處見了哥薩克的團，見了志願軍的軍官隊，就都退却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敵不住哥薩克的攻擊，一個個的城，一個個的村鎮，都跟着放棄了。

當暴動初起的時候，一部份的布爾塞維克的軍隊，衝出敵人的重圍，同着千萬

的難民，順着海邊衝走了。他們跑得很快的，使哥薩克們趕都趕不上，可是現在那哥薩克的軍隊都在這兒等着了。

哥薩克得到了消息，說是匪徒從山裏好像奔流似的流過來，隨身帶着無數搶來的金珠寶石，還有留聲機，還有無數的武器；但是都穿着襤褸的衣服，赤着脚——大概是流蕩成性的。哥薩克的軍官和士兵，都想發一筆洋財，恨不得馬上就去把那些珠寶奪過來。

白軍的大將軍鄧尼金委任卜克洛將軍，帶着部隊去包圍山裏下來的匪徒，不讓一個活的逃走。於是就把白河截斷起來，挖着戰壕，準備迎戰。

遠遠塵頭起處，那一大隊黑黢黢的赤脚漢子走來了。哥薩克們就是一聲號令，飛馬衝上前去。

「殺呀！」

不到一兩分鐘，事情可糟了：襤褸的隊伍來勢可是兇猛，抵擋不住，有些哥薩克們的頭連着毛皮帽子離開了自己的頸項了。只看見那些赤脚漢子不聲不響的滾了過來，無數的刀光只是在人頭上亂翻。

跑呀！哥薩克們勒回馬頭就不住的亂跑。赤脚隊那裏肯放，一直追了幾十里。因為赤脚隊的馬跑不動了，哥薩克們才得以逃回自己的戰壕。

這邊郭如鶴不想在白天把自己的兵力展開來；因為敵人佔着很大的優勢。只有等待着天黑。天黑了的時候，就開始向哥薩克猛攻。哥薩克砍他們，刺他們，用機關槍成堆的把他們射死。可是哥薩克也慢慢少起來了。不知道這些赤腳隊是一種什麼惡魔，碰着他們的刀，腦袋就去了半邊。於是哥薩克們就潰退了，丟下了大砲機關槍，就向着森林亂跑。

當前方正在打得厲害的時候，難民們都在後方弄着飯吃。大砲聲連珠的轟着，他們也不理。他們聽慣了。有時候傳令兵騎着馬來，他們就圍了上去，有的問丈夫在不在，有的問父親在不在，有的問兒子在不在，說是活着，心裏就高興；說是陣亡了，馬上就拖着鼻涕哭了起來。

接着受傷的運回來了，親人們就看護起來。陣亡的也運回來了，號陶聲充滿了黑夜。騎兵們跑去叫神甫來安埋死者。神甫雖說有病。有病也得去。騎兵的鞭子就舉起來了。慌得神甫趕快穿好黑僧袍，帶着十字架和香爐跑來。助祭的和寺男也都趕來了，女人們畫着十字講道：「真是，謝天謝地，應當這樣埋葬呢。」

死人一動不動的叉了手躺着。寺男和助祭趕忙的焚香，哼着：「聖主啊，結實的聖主，永久的聖……」

神甫不高興的站在那兒，時不時的一個騎栗色馬的古班人走上前來，用全額

院都聽得到的低聲說：「你媽的，你要是再像沒有喂飽的豬一樣，就仔細你的皮子！」

神甫，助祭和寺男，都喪魂失魄的瞠他一眼，都就大聲的唸了起來。埋葬了的時候，女人們擦着哭腫了的眼睛說：「神甫做得好極了——真是誠心誠意的。」

第十五章

在第二天晚上，哥薩克又靠着河邊轟擊起來。不惜砲彈的放着。見着對面只是懶懶的回砲，哥薩克的砲手就高興起來了：「一定是把赤腳的東西們打光了。」他記得在傍晚的時候，赤腳隊從河那邊進攻了一回，已經迎頭給他們痛擊了一下，散兵綫就四分五散的倒了。他想：「可惜是夜間，不然再給他們一傢伙。」

這邊，郭如鶴的心頭很高興，因為傍晚派去佯攻的散兵綫，已經做到了。「於這部隊他是已經是那麼得心應手，只等到這夜裏，就好渡過河去。他暗暗的在河邊觀察了一下。個個士兵都向黑暗裏爬着，摸索着，測量着那幾丈高的河的懸岸每個士兵都緊緊的伏在地下，考察清楚自己周圍的地勢。都不像羊子似的等着長官約盼，因為他們已經清楚的懂得：這戰鬥是為大家，為自己。」

左邊有兩道橋：一道是鐵的，一道是木的，哥薩克就在那上面安着大砲和機關槍；現在都看不見了。騎兵團和砲兵團都照着郭如鶴的命令，一動不動的站在橋對面等着。

等着，等着，天氣漸漸發白了。哥薩克的警戒綫疲倦起來了。

於是士兵們都跑下河去，向着哥薩克的方向浮去，水在他們身上嘩啦啦響，他們向着幾丈高的懸岸爬上去。

哥薩克們斗然大吃一驚。赤腳隊已經挺着槍刺衝到面前。這真不曉得從什麼地方衝來的魔力，刀起頭落，哥薩克給他們砍倒大半。同時大砲響處，騎兵團同步兵團也吼着嚇人的聲音，從橋上衝過來了。不到幾分鐘，把哥薩克的砲兵連和機關槍，都奪到手裏，騎兵連就乘勝衝進村子去。剛剛衝到一家漂亮房子面前的時候，看見一個白白的東西逃上馬背就向着野外逃命去了。許多軍官都從神甫的家裏捉了出來，就在神甫的馬圈旁邊斬了頭。搜進那家漂亮房子的時候，才知道剛才逃走就是卜克洛將軍。士兵們就罵了起來，把那將軍的老婆和孩子，都殺得個乾乾淨淨。

哥薩克死了七百人，戰壕裏，曠野都亂躺著尸首，其餘逃跑了的人都對這莫明其妙的魔力又生出了一種驚愕：『在兩天以前，不是曾經在這裏把布爾塞維克的主力軍打走了嗎？這些惡魔又是從那裏來的？』

郭如鶴的部隊，在村子裏住好的時候，大家就把自己陣亡弟兄收尸安埋。另一些女人們又哭着。又要神甫來安埋。有些士兵們都叫起來了：「叫神甫滾他媽的吧！」

女人們着急的說：「難道不要神甫嗎？」

士兵們說：「郭如鶴說的，叫把哥薩克那裏俘虜來的樂隊去送葬。」

女人們就吼起來了：「樂隊會怎麼呢？樂隊是銅喇叭，可是神甫有活嗓子。」
士兵們也吵了起來：「同你的神甫一塊滾你媽的蛋吧！」

兩邊就嘩啦嘩啦的吵。吵着，終於樂隊戰勝了。

於是樂隊就在死人的前面走了起來，十幾個銅喇叭奏着莊嚴的樂曲。士兵們，難民們無窮無盡的在死人的前前後後哀傷的送着。

第十六章

把哥薩克擊破了。當時無論如何總得前進的，但是郭如鶴却連地方也沒有移動。偵探和本地逃難的人，都衆口一詞的說：「哥薩克又在集中力量，組織軍隊了。已經由葉加屯開來大批新的哥薩克援軍了」。自然，走是應該走，主力軍去的

還不遠。可是郭如鶴覺得後邊的軍隊不等到來，前去是沒有什麼意義了。他曉得，後邊的軍隊，是沒有戰鬥力的；如果是他們單獨的前進，那就會給哥薩克殺光。所以他就等待起來了。哥薩克的大軍，就趁這機會把他們包圍起來。開花砲不停的轟着。但是過了兩天兩夜，後邊的部隊還不來。郭如鶴就只好下命令節省着子彈了。可是哥薩克們的胆子大起來了。他們以為少還槍，不前進，一定是沒有力量了。於是就準備大舉痛擊了。

郭如鶴三天三夜沒睡覺，今晚上可再也熬不下去了。他剛剛閉着眼睛，就有人來向他報告：事情不好！他一聽，河水濺濺的響着，敵人的大砲沉寂了。這一下使他大吃一驚：或許戰綫已經被敵人衝破了。他抓着電話，前綫的隊長在電話上向他說：『我們的損失太重了，快開援軍來！』

郭如鶴石頭一般的對着電話筒說：『沒有。支持到最後一個人吧。預備隊裏連一個也沒有。現在我自己來看看』

他馬上就下令，可是話還沒說完，槍聲已經逼近來。哥薩克左右亂衝着，亂殺着。郭如鶴撲了出去，忽然看見剛才同他打電話的那位軍官已經向他跑來。他大喝一聲：『你怎麼在這裏？你敢拋棄你自己的部隊？』

那軍官說：『郭同志，我再不能夠支持了。我特來請援兵的。』

郭如鶴就咬緊牙關喊：「逮捕起來！」

這時候的黑暗裏，只充滿着叫喊聲。槍砲聲，和子彈亂射的火光。那裏是自己人，那裏是敵人，誰也辨不清楚；只是混戰。郭如鶴立刻向副官說：「趕快把機關槍拿來，對着衝破的地方。把司令部和輜重隊裏的人，都一起召集來；盡力把哥薩克往馬車那面壓迫。騎兵連從右邊去。」

副官答應着去了，不多時把機關槍拿來了。郭如鶴又命令所有士兵，都停止開槍，開槍都按着命令。

敵人的散兵，這時候彎着腰撲上來了。郭如鶴不慌不忙的發着命令，自己把機關槍開了起來。拍拍拍拍，連珠似的掃射着。敵人倒了。後退了。回頭跑了。於是士兵們都一聲喊追上去了。

天亮的時候，郭如鶴叫把那逮捕起來的長官，在墳堆裏執行了槍決。

這樣，已抵抗了好久，子彈也快打完了。後邊的部隊還不見來。郭如鶴覺得自己擔負不下這責任了；如果再留在這裏，一切都殺毀滅了的；如果是衝出去的話，後邊的部隊也會被殺光。他只好召集一次軍事會議來解決。

在這黃昏的時候，在後方無邊無際的曠野上，婦女，姑娘，老漢，孩子們，都在那拉連着好長的許多營火跟前喧嘩着。忽然森林前面發現了許多黑影子，騎着

馬，端着槍，滾了過來，口裏面在喊着「呵——呵——呵——」大家剛剛掉頭去看，有人就大聲的喊「哥薩克來了！」這嚇人的一聲，貫穿了每個難民的心，大家都感到：「死！」自然，現在是無處逃生了。但是誰也沒有逃。

忽然，一個女人抱着自己的孩子，從營火跳出，向着敵人撲去，口裏尖聲的喊着：「死來了！」這樣的一聲，把全曠野的難民都震動了；有的抓起棍棒。有的抓起馬料，有的抓起車弓，有的抓起樹枝，都瘋狂的喊着：「死！死！死！」迎了上去。孩子們也抓着母親的衣襟跑着，也細聲的喊着，「死！死！」

這下子，把哥薩克懣住了。在黑暗當中，辨不清衝來的是難民是兵士，倒以為又中了埋伏。他們已經嘗够了這赤腳隊惡魔的厲害了：這些惡魔向來是一槍不發，逼到跟前，就開始用刺刀刺。那是厲害的槍刺，碰着就是一個透明的窟窿大家都害怕起來，緊緊握着馬刀，拉轉馬頭，就屁滾尿流的亂跑回去了。

難民們過了半天，已經看不見一個哥薩克了，又才慢慢走回營火跟前來。

在第四天上，據偵探的報告：敵人那裏，又增加了不少的騎兵步兵和砲兵了。郭如鶴在會議上提出來討論。指揮官們都一致議決：就本夜衝出去，向前行進，不再等待後邊的部隊了。於是郭如鶴又下命令：爲使敵人安心起見，到晚上的時候，逐漸停止步槍射擊。把大砲架好，對準敵人戰壕。各團的散兵錢，在黑暗當中，推

進到敵人戰壕所在的高地上，但是推進的時候，不要驚擾敵人，躺下去。在半夜後，聽着大砲響的時候，就衝到敵人戰壕去。騎兵隊作爲援兵。大家都各自分頭準備去了。

誰知道了夜間，兩邊都停止槍砲聲。郭如鶴詫異起來。他想：「幹嗎敵人也停止了射擊？莫非敵人也在準備着和自己同樣的事情嗎？要是兩個衝鋒相遇，那就會兩個都糟糕的！」他正在這樣暗暗着急，忽然看見副官帶着一個哥薩克的兵士進來。說是剛才俘虜來的。並且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封卜克洛將軍的信。

郭如鶴接過信來，見上面寫着：

「你們這些混蛋東西！幹嗎要加入布爾塞維克？你軍官都不幹，要甘心去做偷兒和光蛋的伙伴！現在你的死期到了。逃不脫了。你如果要我恕你，那你就趕快把槍械繳來，把匪徒們帶到四五里外待命。到鐵道警室來報告我。」

郭如鶴嚴肅的望着信紙，才知道哥薩克停止槍聲，原來爲的是這個。他現在又放心多了。

這時候，一個士兵進來報告：後邊的第二隊來到了。這消息使郭如鶴高興起來：現在他的責任是做到了，他把這千萬人的生命拯救了。他騎着馬就跑到史莫洛駐的司令部去。

史莫洛用右手摸着黑鬍子，左手端着玻璃杯子說：「好吧，老哥。喝茶嗎？」

郭如鶴說：「我們的部隊已經配備好了。現在把第二隊開到兩翼去，我們的勝利就有把握了。」他還恐怕他聽不清楚，又向他詳細解釋一番。

史莫洛突然回答：「不給。」

郭如鶴說：「爲什麼？」

史莫洛說：「因爲部隊還沒有到。」

郭如鶴說：「我剛才親眼看見進村子了。」

史莫洛扭着一股勁兒回答說：「不給。」

郭如鶴說：「爲什麼？」

史莫洛說：「爲什麼，爲什麼！追問着爲什麼來了。因爲累了，要他們休息一下，小孩子不懂事嗎？」

郭如鶴着急的想：「如果我的部隊被擊破，那我也不能夠免的。」但是他却平心靜氣的說：「那末，你把部隊開到站上做預備隊，我把我的預備隊調到前方去，怎樣？」

史莫洛仍然嚴厲的說：「不給。我的話是神聖的。」

郭如鶴知道他這強牛皮氣，縱然打死他也無濟於事。只好同副官轉身就走。

史莫洛的參謀長很明白，要是郭如鶴的部隊被打破了，自己也跑不脫。就趕快攙住郭如鶴，自己跑到史莫洛跟前，溫和的解釋起來。史莫洛不知道所措的說：「我本來沒有什麼的。那就把部隊帶到站上去吧。」於是拍着郭如鶴矮矮的肩頭說：「唔，老哥，我們在海上是怎麼都可以，可是陸地上就不大那個呢。」他張開濃黑的鬍子笑了。

郭如鶴看看攻擊的時間快到了，自己還要趕快去看看。但是恐怕他們撒謊，就只好把副官留在這裏，等着他們把部隊開到站上去。自己先跑出去。等到副官來報告，一切都弄妥當。他就更加心雄起來。

開砲了。轟隆！轟隆！……三十門大砲連珠似的打了出去。深紅的雲球一個個的落到哥薩克的戰壕裏。哥薩克的血肉紛飛了。

哥薩克受着這樣猛烈的攻擊，只得叫苦連天，翻身就跑。但是赤腳隊已經拿着帶刺刀的槍攔來了。一刀一個，死屍又把戰壕堆滿了。剩下的哥薩克也回過頭來衝殺一陣，終於抵敵不住，被赤腳隊一口氣追趕了十五里地。

卜將軍弄得喪魂失魄，只得收拾殘兵，把道路完全給赤腳隊讓出來，自己躲到葉加屯去了。

第十七章

第二天，部隊和難民又出發了。千萬隻眼睛都緊張的盯着前方；前方是幸福，是苦難的終局。大家都把歌聲，笑聲，留聲機聲停止了，大家都緊張地想着前方的主力軍。

但是無論走了多少路，無論走過了多少村鎮，遇着人一間總是：『主力軍前天一到就走了。』不錯，拴馬的地方，到處都留着馬糞，砲兵紮過的地方，還有許多營火的柴灰。於是再趕上去。千萬的人，仍然燃着那不滅的希望，緊盯着前方。憔悴得像黑炭般的郭如鶴，也焦愁的望着前方；前方的主力軍，對於他也成了神祕的東西了。

一天一天又一天，走過的村鎮仍然到處都是馬糞和柴灰，村裏的人也說着：『他們前一天一到，很快的就走了。』

好在這一路上，已經沒有甚麼阻礙：沿途哥薩克的部隊，都向兩邊退開，把路讓出來，等到他們一走過，又把後面封鎖着了。郭如鶴說：『好！他把我們弄服了。』於是又下命令，叫部隊和輜重一點都不要停止。前進，前進。宿營不得過三小時。

暑熱的太陽晒着，馬已經倒了不少，人都差不多拖不動了。在一個河邊，含着仇恨的幾個哥薩克女人溫和的說：「你們的主力軍昨天才走過，走過去就把橋樑炸毀了。」

老太婆郭必諾緊盯那炸毀的橋，眼睛顯着無限驚異，低聲的說：「唔，一過去就把橋都炸毀了！」

士兵們也都同樣的驚異着。

郭如鶴把眉頭一皺，命令着趕快到民家去收集木柱木板，把橋樑修理起來。渡過去。渡過去了，仍然是不可捉摸的前方。郭如鶴只好召集起指揮官們，說：「同志們，我們的主力軍離開我們去了，走過去就把橋樑炸毀了。長久這樣，我們就支持不下去了。現在哥薩克雖然怕了我們，退開去，但是我們終於還在鐵的重圍裏呵！」大家都沉默着，不做聲。

郭如鶴就一字一板的說起來：「我們只有衝出去的！看誰自告奮勇給我們的主力軍帶個消息去！」

一個青年竟毫不猶疑的站起來說：「我去。」

郭如鶴說：「好，塞利萬同志！那你帶兩個士兵，坐上汽車，無論如何要衝出去呵。去告訴他們：這是我們。幹嗎他們盡管前去，叫我們送命嗎？」

塞利萬在汽車上架好兩架機關槍，同着一個汽車夫，兩個士兵，飛一般的開去了。

哥薩克的騎巡步哨，見着這瘋狂的汽車，起初以為是自己人，但是省悟過來，才開槍的時候，汽車又飛遠了。

這一輛汽車是負了極重大的使命的，要是車輪一破，就什麼都完了。可是車輪倒沒有破，然而前面的一道橋又炸毀了。糟糕呵！他們跳下汽車，又找一些木板來，搭一道臨時的橋渡過去。

正要跑進村子的時候，忽然一大隊戴紅帽子的騎探迎面走來，接着就是一排槍聲。塞利萬覺得糟糕，急忙喊道：『自己人！自己人！』但是汽車狂飛着，聲音怎麼也送不出去。他趕快叫汽車夫。四個人都就一齊喊起來了：『自己人！自己人呀！』

騎探們開着槍跑着，跑到汽車跟前來，才停止了射擊。十來支槍口，對準着叫他們走下汽車來，有一個騎探，拖出明晃晃的馬刀來，罵：『他媽的哥薩克，砍死他吧！』

塞利萬這時候氣得大罵了，『媽媽的！殺自己人嗎？公文都不看就要殺嗎？你們的眼睛都長在屁股上的嗎？』

騎兵們都冷靜了，看了一會開了一會。又才叫他們坐上汽車，押着到司令部去。因為上星期曾經有一架哥薩克的鐵甲車跑來亂射過，所以現在對他們都防備得緊緊的。有些士兵在街上遇着他們汽車的時候，就罵：「幹掉他媽的吧。往那裏帶呢？」

但是汽車一直押到司令部去了。

在一間大廳裏，一個隊長外心外意的和塞利萬問話起來，許多晒得黑紅的年青長官們，也都外心外意的坐在兩旁聽着。塞利萬急躁的訴說着行軍的急迫，訴說着和克魯怎人的作戰情況，訴說着和哥薩克們的砍殺情況，最後送上一封公文。那隊長含着一种成見說：「我們得的完全是相反的消息。」

塞利萬着急的說：「難道你們把我們當作了什麼？」

那隊長冷笑了一下說：「什麼？不錯，我們也是奉到命令的。」他叫人去把「總指揮第七十三號」的命令拿了出來，傲慢的念了起來：

「收到卜克洛將軍給鄧尼金大將軍的無線電。據這個電的消息，有無數流氓羣衆，沿海行進。這些野蠻的烏合之衆，是些從德國回來的俘虜和水兵所組成。他們的武裝齊全。大砲，糧食都很豐富。並且隨身攜帶搶劫的財物，不計其數。這些武裝全備的鐵甲豬，沿途殺戮一切；將卜克洛，軍官隊，孟塞維克，布爾塞維克，

都掃蕩無餘。」

他念到這裏，就哼了一聲說：「噫，連布爾塞維克也消滅了！」接着，他又念下去：

「因此特令，趕快繼續退却。炸毀一切橋樑。各部隊長官負維持退却秩序的責任。」

他一念完，就向塞利萬說：「同志，這該不是我們故意懷疑你們吧？」

塞利萬又費了一番脣舌，把經過情形再詳細說明一番。那隊長才決定派兩個騎兵，同他們去查探了實情再說。吃過飯，汽車又向原來的路上飛去了。

第十八章

這天晚上，塞利萬回到部隊的時候，士兵和難民都高興起來，講着笑着。都好像忘了疲倦。因為明天就要和村鎮那邊的主力軍作弟兄般的相會了。

郭如鶴也隨便的坐在一間屋子裏，在燈光下，揚着肩，垂着手，低着頭，好像主人剛剛種田回來一般，心滿意足的，手足都鬆軟了。他的女人正在給他弄着晚飯。旁邊坐着的一個弟兄，也沒有武器了。

沒有帶武器的那個弟兄，忽然看見三個水兵拿着槍惡罵着，在門外邊一閃，他馬上覺得有些糟糕，趕快抓起擺在自己旁邊的手槍，就撲了出去，三個水兵就用拳頭打了起來。郭如鶴也跟着撲出去，在黑暗當中，也挨了水兵一槍托。他倒在籬垣那邊了。接着就是一個水兵的罵聲：「他媽的，幹掉他！」

接着又是一個水兵的吆喝：「別開槍，不然會跑了的。用槍托打，趕上去！」郭如鶴正在着急，看見那挨打的弟兄，跳過籬垣去，他也隨着跑了過去。可是牆那邊正守候着幾個士兵，拿着刺刀和槍在大聲的喊：「哥薩克跳過來了！刺死他！」

有一個士兵却高聲的叫：「不行，應該帶到司令部去拷問！」

那幾個士兵把郭如鶴同那弟兄，帶到司令部面前，在燈光下面，才認出是郭如鶴。大家都目瞪口呆的叫起來：「這是我們的頭目呵！幹嗎瞎幹起來！」

接着幾個士兵就訴說起來：「郭同志，這都是水兵們幹的。他們來說：發現了兩個哥薩克的好細，想來殺害郭如鶴的，我們得去做了他。他們說，我們去趕，你們就在籬垣後邊守着；等他們一跳過來，你們就把他刺了。不要往司令部帶，那兒有內奸，會把他們放了的。我們就信以為真了。」

郭如鶴咬着牙關叫去把水兵們拿來。但是水兵們早已跑散了。於是就派起崗

位。

第二天，部隊開過村鎮去，主力軍把他們歡迎着的時候，就在一個曠野上開起露天大會來。主力軍的行列，都穿着整齊的衣服和靴子。郭如鶴的部隊，却都是襤褸的枯瘦的士兵，另外還擠滿着千千萬萬的難民。

郭如鶴同主力軍的長官們從人叢中間走過。他那矮小的黑瘦的身軀，仍然掛着襤褸，像叫化子一樣。他站上馬車，脫下破草帽，向着周圍望了一下，看見自己的部隊是那樣精神抖擻，而主力軍的部隊却有點頹喪，他心裏感着一種滿足了。但是他仍然沉着那鐵石一般的臉大聲的說：「同志們！我們忍飢受餓，被哥薩克瘋狂的追擊。我們赤手空拳的衝。把孩子都拋在山谷裏。有多少人都死在敵人的槍彈下面，都長眠在那些山林裏了！」

一切的人，聽到這裏，都把帽子脫了下來。無論士兵們難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在抖動着一種酸辣辣的味道。

郭如鶴停了一會，又說：「這千萬的人們，爲着什麼要受這些痛苦呢！是的，爲着蘇維埃政權。因爲只有它是工人和農人的。」

這時候，每個人都從腦中抽出一口氣來。都忍不住流下眼淚來了。老婆子郭必諾傷心的揩着眼淚，跑到郭如鶴面前，爬上車子去，就叫起來。大家叫她等一等再

說，但是那裏肯理，動着那乾癟的嘴唇就叫：『救救吧，善人們！我們是把火壺也丟了。母親給我那火壺的時候，說好好寶重牠，像寶重自己的眼睛一樣，將來再傳給自己的兒子孫子。可是現在是丟了。算了吧，讓牠丟了吧，只要我們的政府在着就是了，因為我們的腰給哥薩克一輩子都累彎了……』他說到這裏，老淚簌簌的落了下來。這時候郭必諾的老頭子也爬上車來了，他也吼着沙沙的嗓子說了起來：『噯，還有一匹老馬呵，牙齒頂不錯的，』說到這裏忽然狂笑起來。

老婆子郭必諾倉皇失措的，拍着自己的屁股喊：『我的天呵，他是瘋了嗎？我嫁了他一輩子，沒有見他作過聲。他現在怎麼瘋了呢？』

老頭子又叫起來了，『馬打死了！老婆子的火壺也丟了！可是我敢在神面前說，不可惜這些，讓牠丟了吧！都爲我們農人的政府。沒有牠我們都早死了！』說着說着，又痛哭起來。

這一下子，可惹動所有的士兵和難民了，都含着眼淚高聲的喊起來了：『這是我們的大會呵！我們的新政府萬歲！』

主力軍的士兵們，在這空前的莊嚴裏，感到了自己的孤獨，不怕羞慚的噙着眼淚，向着郭如鶴的面前湧了過來。口裏喊着：『我們的父親呵！你曉得什麼地方，就把我們帶去吧。我們死都甘心的！』

千萬隻手就把郭如鶴從馬車上拉了下來，舉在肩上，在人海當中走着，喊着：「郭如鶴萬歲！」

他們把他抬到砲兵行列跟前，抬到騎兵的行列跟前，士兵們都叫着不絕的叫喊。喊着「郭如鶴萬歲！」他們把他抬到難民們的跟前。母親們都向他伸着自己的孩子。也喊着「萬歲呵！」隨後又把他抬回馬車上了。

郭如鶴這時候的心裏，快活得像火燒一般。剛剛要想說話，一大羣水兵又瘋狂的衝過來了。郭如鶴的臉發了黃，鐵一般的望着他們。一個滿身縛滿手槍炸彈的水兵，爬上馬車來了。他站在郭如鶴的旁邊叫喊起來：「同志們，我們在郭如鶴和國家的面前懺悔了。當他救人民的時候，我們百般的危害他，可是我們現在知道錯了！我們向郭如鶴同志鞠躬。我們錯了，別生我們的氣吧！」

水兵弟兄們都喊起來了：「我們錯了，郭同志，別生氣吧！」他們又伸着幾百隻手把郭如鶴拉下車來，拼命的向空中拋上去。落下來又落在他們的手中。他們又把他拋上去了。喊聲在無邊無際的曠野中震動：「我們的老子呵！」

郭如鶴被他們拋得臟腑都弄翻了，然而這於他是快活的。等到抬回馬車的時候，他就響着鋼鐵一般的聲音說：「誰要是提起舊事的，我就叫他吃耳光。」

大家都笑了起來。

接着好多演說家挨次的演說了過去。這所有的人山人海，雖然不能夠聽清楚，可是那些重要的話都聽到了。他們懂得了什麼叫做土地革命，什麼叫做蘇維埃紅軍，什麼叫做鐵的紀律。他們在他們的經驗當中，也知道他們對俄國對全世界，是極其微小，但是他們也創造了俄國所創造的東西。他們是曾經忍飢受餓，赤身露體，沒有政治指導，沒有教育訓練，然而已經是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政權。他們已經感到了蘇維埃俄羅斯的無限幸福。在散會的時候。他們又是一陣發狂的歡呼。

一九三三，五，七，編完。

一九四一，一，二八修正。

00336



(0-10)

~~2-70~~